



天統四年七月誅宣
武軍節度使鄭元
蹈及駙馬都尉唐适
蒲刺同母妹新興公
主榮安公主賜死除
屬籍同逆者皆夷
三族

金國南遷錄

通直即秘書省著作郎騎都尉賜緋張師顏錄

初海陵賜王亮之伐江南兵民內外怨叛世宗以賢

厚為上國部眾推立長子允升次子允猷皆有勲勞

大定三年立允升為皇太子諸子皆封王允升性嗜

酒游獵膽勇能用兵每勸世宗南伐混一天下世宗

不聽第三子允植封秦王性寬和亦嗜酒色其妃趙

氏有殊色宮禁事秘外傳頗醜允植日有寵升猷漸忌

惡之每入侍兄弟多競言兵事允植獨從容勸上以

安民結好為務世宗喜曰爾見正與我合由是諸文

士吳興權張幼酢張幼誠等多附之間與帝言秦王

必能安社稷趙妃復與張昭儀宋婕妤等論叙姻媼
張宋皆南宮子孫、內外交贊、太子詹事蕭興與太子
右衛率完顏固弼等咸謂允升曰、上寵待秦王過於
殿下、天下皆知有奪嫡之謀、殿下若不早為之計、豈
不見唐太宗殺建成之故事乎、允升由是疑懼、與興
謂三衛將及諸統軍曰、秦王以協和南宋合上意、爾
輩不獨無富貴之望、且欲盡罷汝輩兵權、盡用南宋
遺臣、殿下每爭與皇帝上大見踈外、於是諸將皆泣、各懷怨
心

大定十七年、四月二日、上與太子諸王在東苑賞牡
丹、秦王賦詩以進、和者十有五、人、直學士吳與權、讀

秦王詩、贊美不已、太子不能平、完顏偉兀術深知其
意、直前頓首曰、國家起自漠北、君臣部落皆以勇力
戰爭為業、故能滅遼宋、混一南北、諸蕃咸懼、自近歲
多用遼宋亡國遺臣、多以富貴文字壞我土俗、先臣
在順昌、為南宋劉錡所敗、便嘆用兵不如天會之時、
皆是國家上下貪向安恬、為人侮弄、今即主一向不
說着兵、使說文字、人朝夕在側、南宋所傳之主、大是
有志報復、韃國兩家近歲不受役調、夏人屢爭麟府、
即主捨積年戰鬪之臣、獨謂其不足與語、臣不知三
邊有惡、把說作詩、解文字人去當得否、上默然、左右
皆駭、目相顧、知內東省事余萬福向前扶之曰、即主

方歡飲即君却作苦惱人語耶、扶起去之、自是文武分黨相為水火
十九年六月秦王與宮僚張克己李去偽王延等宴於南涼觀、三鼓方散、秦王就寢、及晨觀門微啓、有血衣擲於池、衛直余阿都亟往視之、秦王已殞、曾口皆傷、侍女四人俱死、事聞、張克己等赴獄、詔大興府捕賊甚急、踰月皆無影兆、會薊門縣失官錢、有張觀遂寧哥等在縣逸遊、捐費金帛、殆不可勝計、衆疑其盜官錢、擒之、閱其篋、有金五百兩、皆太子所賜、鞠問乃知殺秦王者、此輩實升猷使之也、縣丞以聞、大興尹完顏良密奏、世宗召二府議之、且疑其不然、王允

恭時在蓬萊院聞之、馳騎報東宮、詰晚升猷微服佩三衛符出門、晨夜奔馳、凡三日至和龍、上遣明威將軍完顏宇追之、宇年六十餘、不能馳逐、升猷至會同、宣言南宮子孫弑逆、我今至此、發兵討之、國人聞皆信、自會同以北、和龍以西、皆受調發、會宇至、人心始疑、宇至東漠、與太子兵遇、宇遂宣詔、約日合戰、至晡時、太子衆散、詰朝宇進兵懸榜購募、越七日射龍淵、人以升猷首至、有司請誅升猷妻孥八十九人、并廢升猷為庶人、謚允植為元悼太子

時世宗之子、既誅廢被殺者三人、餘子尚九人、鄭王允蹈、乃南宋天水哀王

徽宗

之甥也、允蹈母尤有寵

以元悼妃故深自退挹年且高聞宮人呼為皇后便
涕泣辭讓每人起居便搖手止之曰吾子承順以報
劬勞足矣汝輩幸勿累我

興慶二年七月上不豫左僕射知中書省李誥烈知
樞密實耆年同知中書省王昌禹等拜表請立太子
翌日有旨付都堂議直學士吳興權典樞密院張克
己首言二廢人以悖逆誅元悼乃聖意所屬不幸殞
命當立其子左給事中韓允中右諫議鄭遂良爭曰
克己輩是何言耶二廢人以逆誅元悼雖追謚生前
未嘗立也陛下子孫衆多三子既死不必論今惟當
立齒居長者始服人心不然必亂克己曰昔梁武帝

不立統之子譽舍孫而立其弟綱譽等言皆不服卒
致侯景之亂由此觀之元悼之子雖幼當立何疑實
耆年曰蕭統是以已立為太子便當繼立其子元悼
不曾立難用此例韓給事之言是也李誥烈不能決
詰朝東明殿奏承旨世宗未及有語趙妃自簾內厲
聲曰這孩兒的父既已被人殺了即主不若更殺其
子將來免又被人魚肉世宗起入內知內省江淵等
與趙妃連結且受其厚賂淵探知上方有寵與趙妃
必欲立其子故言於上曰秦王之子年幼即主萬歲
他無所識立之他亦不知何意用若立允蹈等彼急
於富貴豈顧於父耶即主不見冒頓事乎世宗沉吟

不應

十一月丁丑、中批立太孫、付外施行、竇者年固爭不從、乞致仕、韓允中乞罷、皆許之、張克己自翰林都承旨遷叅政、賞其建儲及草制也、鄭王允蹈性寬厚、又以母遠避恩、中外無黨、世宗每稱其有局量、諸武將謂其有外家風、不甚附之、太孫既立、世宗每見之有愧色、允蹈三子、長大辯、年十六、明斷果決、二子尚幼、大辯封遂寧郡王、至是遷愛王、大辯居閑、嘗說其父曰、太孫既立、大人處嫌疑之地、宜思避禍、不若乞外鎮、可以自安、鄭王不能從、東宮僚黨以其性寬大、亦不之疑、元悼太妃與允蹈母為姊妹、亦相慈愛、張克

已余大璋完顏赤等、獨以大辯為疑、况大辯之初生也、其母蕭氏夢一人乘馬持刀自南來、稱南紹興主遣來、覺而與其姑言之、及生、趙氏捧之而泣曰、汝自南來耶、尤鍾愛撫育、六月、世宗以其母早死、嘗俾在趙貴人閣住、年十三始出閣、會蒙人侵邊、議親王總兵權鎮撫、大辯請行、世宗以其年弱不許、完顏赤曰、愛王雖少、然志氣明決、度必可任、遂白遣之、加封兩鎮節度都統、五國城十五州兵馬、大辯至鎮、大得諸夷之心、

興慶四年正月、世宗晏駕、太孫登極、逾年改元天統、尊禮大臣、事不自決、親近儒臣、敬事諸父、中外欣然、

及山陵禮成後縱酒聽樂與伶人張喜、等狎比、張克己等數諫不聽、尊元悼太妃為太后、江淵為東內省都知、至此尤用事、太后及上皆信之、公受賂遺、除拜生殺皆出其口、淵或有故不入、机務填塞、不即報下、克己等朝夕其門、夏人入寇河東、陝西師屢敗、淵皆不即以聞、完顏偉上疏切諫、在都堂慷慨謂鄭遂良曰、太祖太宗皇帝與忠獻王忠烈王百戰辛苦、以有天下、忠烈王臨沒、以夏人為憂、遺奏極切、今內外偷安、惡聞敗事、豈不見耶律趙氏將亡之時乎、淵聞而惡之、諷臺諫御史范圭奏偉謗訕、且言陛下為世宗所立、中外欣戴、偉懷異謀、嘗謂人曰、皇太孫非

社稷主、乞行誅殛、偉遂除名為民、徙之代州、偉忠烈王兀術之次子也、年已六十、性鯁直、習兵事、偉既貶、中外惕息、淵嘗及內侍江從一、李連從、上宴於太后宮、鄭宮太后言鄭昭儀善舞、劾雙脫昭儀故南宮華原郡主鄭居中曾孫女有國色、世宗晚年甚嬖之、上見而喜、宴罷、令淵等納之、興慶宮晨夕往焉、上或時酣醉、日昃不果視朝、三省黃裳悉令處決、鄭妃或在膝上批詔、內降、慧黠便媚、善於詖諧、淵多獻珍寶服玩、表裏膠固、鄭妃嘗得幸於世宗、元悼太后以為言、上令改姓鄧、號宸妃、上幸蓬萊苑、見所陳玉器及諸珍玩、視其篆識、屬南朝宣和時物、惻然動容、宸妃曰、作者未必用、用者不必作、南帝但能作、以為

即主用耳宸妃嘗與上同輦出獵過御龍橋見白石如雪歸而愛之白上於薊山輦致築巖洞於芳華閣前凡用工二萬人輦及牛馬七百乘道路相望會是冬賞菊松於東明園上登東明閣見屏障畫宣和艮嶽問內侍俞琬曰此處是何所琬曰趙家宣和帝以運東南花石築艮嶽致亡國破家先帝命圖之以為戒宸妃曰妾聞宣和帝之亡不緣此事乃是用童貫梁師成耳蓋譏琬也顧見江淵又好謂曰我嫌俞琬來破壞我好事却又忘了都知勿怪勿罪淵合手以謝時國政多紕名器混濫吏部尚書于濟明奏言旬日之間斜封補官凡三百人乞行追汰奏入不省

起居郎兼諫院柏良器上疏切諫貶濮州同知

是歲大旱山東及澤潞竊寇屯結至萬餘人樞密奏

遣左統軍完顏高副統軍完顏志同討之凡七萬人

給錢七千軍裝悉令自製高見樞密謝世雲言軍士

怨詈恐不堪用翌日奏事上曰高等欲以此相恐二

人皆罷別遣龍虎領軍張天翼往江淵仍奏遣其弟

江源監其軍秘書監兼權給事中田邁奏宦者監軍

唐之弊政趙氏嘗用之河東太原之戰忠猷王振鼓

一呼童貫通以走太祖趙起自龍翔太宗嗣立定兩河皆

用功臣親總軍今淵仍忽變舊制兵心恐離不聽詰旦

早朝邁坐待漏院揚馬鞭過罵之曰癡南虜敢言我

家兄弟耶。邁遂求出知鄭州。淵怒其抵抗，改潞州兼督軍糧，欲坐以軍興乏食之罪。令其弟害之。邁祈哀於左僕射完顏真，言於淵，遂寢新命。

十二月，天翼震源辭行至會同館前，源聞上國所調人怨語，藉藉懼為己害，歸白其兄乞免行。天翼遂因其懼，說令奏上求添衣賜以給軍心，有旨從之。然有司視為具文，支給減裂。至安肅軍，天翼懼有變，連奏乞厚加資給，有旨令河東運使支辦。及潞州，連戰皆敗。天翼死戰，賊勢遂張。潰兵皆聚于天井關，潞守張宗臣急奏求援。上與宸妃連日飲宴，章奏不通。京師謠言東欲行，西欲飛，中間一道赤垂垂。我醉不醉，知不

知完顏高完顏志同，親人心危疑。且聞上嘗憾之，密謀立鄭王允蹈。王實不知，允蹈妹夫唐迺蒲刺兄蒲察為三衛領軍，與志同約。三人會于菩提寺，高泣謂察曰：國勢如此，不若立鄭王以安社稷。上立非次。天下至今不服。况遙昏狂惑，豈可語以君道。公可語賢弟，令達意。鄭王察許之。察既往白，允蹈許之。由是謀議益決。迺之從兄為中山守，志同之弟志寧為河南留守，各遺書令舉兵以誅江淵為名。俟京師兵動，然後相應。內侍俞三德素與淵異，嘗非其所為，密結為內應。俟上動靜，會唐迺家二奴以資易馬與張衛，為迺所逐，送大興府鞭之。迺婢春英先與奴張阿多通。

適不知也。一日婢立於肩位，見奴張阿多從外過，呼之與隔窓語，告以駙馬與眾謀立鄭王，張阿多與同逐者，詣大興府告變。大興尹蕭宗喬送二奴各囚一散責狀言之相同，遂畧奏。上與鄧宸妃張婕妤皆醉卧未興，申蕭下六刻，以水拭上目，徐告其故，上駭然。上遣東隊主李日曜、西隊主張飛龍、虎將軍完顏黑鐵分兵擒捕，置獄會同館，命御史大夫張幽鞠之。皆服，乞躡奴樵夫者。知事變，遣人報愛玉使為之備。越三日皆伏誅。上遣內侍即律康縣齋詔及龍茶金合，往五國城召大辯，以密詔令五國副統軍完顏天應圖之。康縣至，愛玉不見，天應得密詔，徑入見愛

王。垂淚曰：「四大王已死，即君當如何？」愛玉曰：「公欲見殺，我無可奈。」天應曰：「天應受大王父子厚恩，主上所為非人理，今日不可坐受誅戮，合思為救國雪耻計。」愛玉拜曰：「惟公命。」翌日備禮延康縣入，徐謂曰：「有詔欲見殺耶？」康縣孫知事泄，哀泣祈生，都典客冒字興在側曰：「無此事。」大王勸中大使酒，康縣孫垂淚飲之，急上馬至驛而卒。明日，愛玉與父發哀，內外諸門坐加嚴備，調發上國兵七萬為城守計。

五年正月，愛王據城叛。時諸酋厭苦主上昏虐，聞愛王舉事，翕然從之。旬日之間，集兵十萬三千，韓路提點萬俟元馳驛奏聞。上遣皇弟東安王瑜將河北兵

五萬、皇從弟武寧王瑤、將燕兵五萬、往攻之、至桑乾川、遇愛王將骨孛興與戰、瑜軍大敗、僅以身免、三月、大起河東陝西僉兵十五萬、上京路僉兵五萬、命瑤與完顏進分路進討、約會五國城、愛王聞大兵且至、恐懼不知所出、掌記劉士楷何大雅說愛王曰、主上以君討臣、今茲之來、勢力甚重、萬一戰而不捷、後將誰繼、不若求援於北國、愛王然之、遣大雅往聘之、且以其子雄為質、約破國兵之後、軍儲金寶、惟北國所取、北主許之、五月、進等軍至東埋津、骨孛興戰敗、保五樓城、進追至城下、因以圍守、愛王遣親將木寶奴將兵自大泊出北派口、於兩山之間築城、僅堅守

不動、糧車至、輟為所奪、殺進兵闕食、天時方暑、卒皆飢困、

二十七日、上遣完顏宗慶、蕭三奴、李用虎往攻寶奴壘、以通運路、內樞密王漸固爭、謂宗慶輕銳無謀、用之必敗事、宗慶亦不欲行、乃遣蕭三奴、李用虎往、三奴將至北派口、天將明、大霧四塞、遣上國兵三千人潛伏北山下、以糧車由東而上、鳴鼓張旗、運夫大呼、寶奴、寶奴出兵襲之、戰於孤原、勝負未決、而伏兵起、奪其城、植旗於上、寶奴兵顧見之、皆驚潰、寶奴自殺、運路遂通、愛王知之勢急、留其妻兄耶、愛律卿與子雄守城、愛王自往北國求援、行至半天漠、而大雅將兵至

愛王喜以手指天下馬與北國大臣骨婁通稽首相見愛王奉獻金寶十車骨婁喜曰大王無慮待俺與破兵至五樓進等與戰北軍奮大槌以入皆一當百國兵大敗乘勝襲逐至和龍東津上聞敗頗以為憂太后勸上勤國事江淵等曰國兵雖敗死亡無多宸妃執酒勸上歌解愁曲且曰用兵小敗亦是常事外間人喜禍欲即生成疾上喜復縱飲自是凡軍事奏報悉令宸妃裁決宸妃見急切多屏不奏若有小捷即便奏聞以媚上意及會寧陷沒平濠破壞上皆不知一日謝世雲完顏世卿奏之上始駭顧問內侍直貴文殿李汝回曰汝輩更不說汝回曰章疏在宸妃

處臣等何由得見上起入內世卿嘆曰太宗向日携趙氏三千口來今日亂國皆是其女孽此天也世雲曰亂非降自天生自婦人長舌為厲之階信哉

九月趙太后寢病上入閣起居宸妃亦至后曰我有一心願未遂宸妃能成我意乎我家三四百口為賜主戮殺曩者在和龍我欲創一寺在彼以追冥福奉時祭享不敢費官錢我殿中有錢七萬可辦汝但時以其遺留錢分與中外親及諸趙女之在京者遠近皆說以手詔下和龍府起大明寺造九級浮屠遣太后殿內臣侯衍監造務極壯麗且度僧三萬人施與

祠牒時民苦調發聞有度僧之命遠近奔就及五萬人於寺中分為八寺以處之右諫議大夫劉蒼壁疏諫不省

時邊兵屢敗愛王據和龍以北凡國家始興之地皆失之上見兵革未息亦憂之宸妃及諸御女多勸酒常乘小馬命宮人携酒設鼓樂遍遊池館意之所悅輒留飲至夜復信江淵等言拘收諸父及昆弟有如仇讐嘗一日與魯王琚曰蹈叔父子如此衆人多勸我莫與汝等語琚泣曰太祖起自龍朔有天下忠獻王忠烈王及二太子皆兄弟也兄弟不信尚誰信哉周公誅管蔡封康叔豈可以一疑之由是允明以

下皆佯為癡風人

泰和十二年四月汴京留守完顏童奏南宋兵陷汝州諸路皆進兵上曰南方亦爾可謂我國無人樞密余崇義曰陛下有天下之全豈偏方可比但近年不務勤儉天災流行國窮民困南兵亦且乘間來此不足慮但恐秋冬間北兵復動西夏窺陝四國皆警此可憂耳上曰卿勿言使我悶然南方事卿等急謀也

十一月僉河南兵一十七萬內十萬入荆襄七萬守淮僉河北民兵十萬屯居庸關及寒水大雞川以防北邊內外騷動民聚為寇是歲南宋請和北國兵揚

言復動、余從義、聶崇古曰、愛王事北國、過厚、故北國為之盡力、今若不受金帛、子女、彼亦易動、得南宋物以為北國此計之上者、上曰、卿等自圖之、

十三年正月、遣秘書少監虞世奕、鴻臚司賓事李固善使北國、北人受其金帛、獨不肯背愛王、其大臣骨婁斯點搖首曰、我北天帝既與愛王有深約、不可負也、我不作二三說、世奕竟不得要約以歸、

九月、北國兵大舉深入、

十月、至斯波川、駐十日、以俟河水合、和龍帥臣完顏太康、臣集兵禦於東津、北兵長驅、愛王之兵在後、太康令人推舟、冰多伐薪柴燒火以燎于岸、剡木為舟、

中積熾炭、冰不能合、愛王兵及北兵、乃分自君子津以濟、

十二月、丁酉、陷大都城、圍和龍、太康兵潰、其子招在城中、與同知張去疾竭力守城、

十七日、遂陷大城、去疾退守子城、北兵拆城中居民之屋、縛為層樓、用牛車挽橋梁、石裝砲、當之者輒糜碎、

二十九日、和龍陷、遂取東奕平三州、余從義建言、遣樞密官屬問印好古、載金寶美女、自山後出石磴嶺、逾大漠、涉東韓、白龍城使蒙國蒙人聞使至、喜甚、好古因說以出兵襲北國、可以大獲、蒙人從之、

十四年三月、蒙人攻北國、北國敗其衆於骨卬、追襲餘兵、徑至揚割城、北國懼、遣使報令回師。四月七日、北兵自平州回去、崇義驛報完顏章令出師襲逐、至大容城、為北兵所敗、大興以北千里蕭條、民不聊生。

五月五日、上大宴西梁觀、鄂王潰曰、日已晡、恐勞聖躬、請駕興。上曰、方與諸王樂飲、何勞耶。潰泣曰、天時人事、不順如此、國兵屢敗、西河盜起、北兵雖退、差涼復來、豈樂飲時耶。上怒曰、我畏與公等相見、偏說惱人心懷事、潰遂請退、不許。且曰、王欲飲、酖耶。侍即李西華前曰、潰是憂國、然言^之非時、不足加罪。上曰、卿輩

自為一黨、其非我耶。自是多以暑不視朝、與宸妃及諸內侍晝夜燕飲、詔大興府河南府擇民間女子年十三以上、有姿色慧黠者、各三百人、進入教酒、令及效市肆歌、大興尹完顏天穆奏稱天旱正屬祈禱、索女恐招怨詈、非敬天脩德之事。翌日、罷知耀州。時內外摺、机政俱廢。上間出視朝、不過時許、便還內與宸妃李才人穆昭儀並馬遊、後苑留宴。俟月上奏鼓吹以歸、會內侍張天貴與牛刀兒爭居地、謀廣居第、強市刀兒所居、不可、擅毀其牆、刀兒訟之。大興尹不能決、訴之御史臺。御史大夫何貴穆袖狀白上、上以問江湖、遂與天貴謀、俟上與宸妃歡飲、直前伏地

言曰、刀兒欺臣為中官、多侵臣地、告即主為臣決之、
宸妃曰、此易耳、中批令大興府別踏逐地與牛刀兒
所爭地盡賜天貴、刀兒怒憾、與三衛諸將謀有異圖、
七夕、上宴清華樓飲酒、侍衛皆賜酒、刀兒與莫三
奴費紹周、伯蕭興貴等結袴執戈直殿前、弒上、殺宮
人二十餘輩、宸妃以疾不侍宴、得免、左內侍江日曜
急報、江源張天貴等率三百餘人戰於樓下、久之侍
衛兵至、刀兒知力不能脫、遂自刎、衛兵因在內掠奪、
嬪妃以下皆不免被侵擾、宸妃聞變、急報宰相大臣、
夜三鼓、百官排闥入宮、完顏章等環屍大慟、密議所
立、左僕射兀朮、太尉張克己聞中之、密迎磁王允明以

入、翌早頒遺詔、立為皇太叔、謚上為章宗、

七月八日、磁王即皇帝位、王素有令譽、中外相賀、余

崇義獨有憂色、謂聶希古曰、上立又是越次、諸王寧

肯帖然、召完顏天穆於耀州、

有司奏牛刀兒之逆、宸妃實與知情所以臨宴稱疾、賜宸妃死、江淵

張天貴皆伏誅、宸妃死時年三十六歲、專政近二十

年、內侍多受其恩、皆為養子、及誅、其黨怨恨、直芳華

閣趙元德尤痛之、

十五日、元德携金帛往天興宮祈醮、以荐寘福、翼日、
集諸黨於宮內設齋、元德曰、我輩旦夕死、不知誰為
我作齋醮、小黃門鄧世卿曰、直閣莫如此說、元德叱

曰、汝輩識甚事、密言于李知宏、裴淵等曰、先帝以詩酒之故、廢壞國政、朝廷大臣、歸咎我輩、主上亦甚切齒、不死何待、密謀弒逆、是夜上方在齋宮、內侍鄧寶孫懸奏外有文字、啟門、燭忽滅、趙元德等直前弒上、欲召夔王立之、詰朝百官立班、而門不啟、中使傳旨曰、上以食素久傷脾、內醫方師愈診視無狀、遂至甚、且放班、元映悵然、克已希古等詣東省、請入問疾、不許、聞誅醫者、元映等欲變身入、中人攔遏不聽其入、崇義躡其足、密曰、事已變、此輩必有侮、輕身入何益、元映遂召龍虎將軍完顏章等同入問疾、至東承天門、見一輦車、問是誰押車中人曰、宮人也、牽車者突之

使人尾去、乃夔王也、元映等大慟曰、大王不可入、必有不測之變、趙元德知事不濟、遂赴芳華池而死、元映等窮治逆黨、仇誅宦者五十餘人、是晚於都堂議所立、張克己、李西華曰、立子以長、長均以嫡、嫡無則以次、濊王允文、世宗第六子也、明練沉靜、宜立、眾從之、元映遣侍中蕭能、聶希古往迎、夔王亦往、濊王見官僚至、泣曰、諸公欲禍我乎、希古曰、社稷無主、大王次當立、

十八日、濊王即皇帝位于天興殿、謚磁王為昭宗而葬之、命翰林吳宗稷草詔、具述國難及哀痛之語、其畧曰

飭身以儉、則民自康、御下以誠、則人自感、聲色盡感、
自昔所戒、宴安酖毒、何今不然、朕痛誓於深衷、祈哀
於天下、王并遣手詔、諭愛王云、泰和猜忌、兄弟失歡、骨肉至親、
化為仇讐、誘引外兵、傾危國計、本王之心、亦復何忍、
往事已矣、今宜改圖、朕遭家多難、靖晦以處、忽諸父
諸臣、橫見推逼、義不容辭、王是朕之姪、朕是王之叔、
叔姪天性、寧不坦然、今自和龍東北、永為王國、保有
北翔、子孫嗣守、勿信間言、憑陵以逞、叔姪二人、同形
共氣、設或交兵、務行兼併、太祖太宗在天之靈、亦不
錫佑、昔梁唇與湘東為叔姪之仇、讐誘周兵、以陷江

陵、隨亦失國、而為人虜、此事宜鑑、三復予言、愛王得
詔、亦泣然為北國所制、不能自由、每歲入侵、玉帛子
女、悉歸于北國、耗撓國計、傷殘民物、于愛王原無所
益也、

鄭元璠

八月、愛王遂於其國、即皇帝位、立宗廟、追謚其父為

明宗

十一月、愛王薨、北國主立其子雄、號三大王、遣骨婁
極頡成其國、且約以進兵、雄以持父喪、為辭、北國主
怒、遣掌文字官顏飛來讓、削其帝號、必令出兵、雄懼
而從之、

十二月、葬其父於冷山、謚曰桓王、遂入侵

天定元年庚午正月乙巳完顏天穆將會兵五萬上
國兵五萬戰於北狹口自辰至申國兵已疲北國益
生兵國兵不敵天穆率麾下在前殊死戰及暮勝負
不決水退時天寒甚北兵舉兵瀟漫山津澤詰朝衆摩
我境人如疊山矢石如雨天穆命以刀車衝之隨開
復合日昃皆飢渴兵遂潰天穆傷重左右欲載以馬
輿先奔天穆不可曰吾曾大父為開國功臣吾為子
孫而不能救國之敗何面目見宗廟乎奮劍大呼蒼
裂而卒天穆乃忠獻王粘罕之子孫也三大王收其
屍哭而葬之北兵至桑乾川完顏天宇聞其兄死怒
甚將兵禦之於舊坪望見北國大將以虎皮蒙馬居

中直前以槊刺之北兵四合遂死于陣蒲伏虎烏倫
大護收衆保天都山兵不甚敗是以北兵雖殺二將
然不甚得利

二月乙丑北兵既退出境之三日忽平州報蒲伏虎
引兵至而北兵已去

三月丙辰又隔遼西末波城敗六統軍殺二戎將

四月己巳自飛狐道回河東嵐代等州皆震

五月秘書監起居舍人韓伯憲上言北人以能生啖
人畜之肉為糧飲生血以止渴戰陣之間不患飢渴
故戰有餘力我兵與爭飢渴交逼易至疲憊以此較
之野戰非我長也乞於幽燕以北及北兵經由之地

仇控扼險要、悉築城壘、務令堅壯、一處被攻、且令堅守、諸處之兵、更迭邀遠、不必與戰、則北兵之勢沮、兼牛馬羊騾駱、並置城內、彼無所掠、則將乏食、絕其所有、必致狼狽、遂遣天使督僉兵築城、時連歲飢歉、耕獵皆廢、寇盜蜂起、遼西上國、為北兵殘破、攻陷老弱婦女、素不習勞、大興府及上京路、即守皆榜諭虜兵入境、民皆必死、與其死於刃戈之慘、寧勞苦於築城、民始結為隊伍、以往、至八月末、總築古北口、東西二城、樓櫓未備、而北兵游騎、駭然來矣。

十一月、北兵分二道入、一自白檀、一自靡陵、秦秦至集群臣議之、皆請遷都、以避寇鋒、聶希古正色言曰、此

策之下者、未可議、徐王律明、克王天驥曰、北兵遠來、而此間徒聚頭坐議、何益、諸君不見南宋宣和靖康

事乎、請自往禦之、翌日、以律明為東道統軍、監軍天

驥、至軍、率眾鑿溝、引白溝及白檀、以自固、北兵至水

旁、睥睨二日、風勁雪飛、冰厚五尺、北兵悉渡、國兵力

拒不能遏、北國將骨贊侯兵盡渡、乃以巨火鎔冰、撤

壘、屋竹木茅葦、盡焚於堅冰之上、眾兵騰躍上岸、國

兵大敗、天驥僅以身免、夜入長秦城、會朝廷遣竇永

回來、援天驥、遣報、令依山入城、且報慶州令堅守、北

兵野無所掠、三大王竭國牛羊、不能繼、且聞朝廷遣

說使西夏以撓其國、欲進則天驥永固堅守、長秦以截

其後、僉慶州兵以當其前、乃回師縛筏以濟、
二年辛未正月、以北兵退津、故其略曰、朕以菲德、獲
繼丕基、豈期骨肉之親、遽構蕭牆之禍、毒流庶類、罪
在渺躬、茲蒙上帝之垂仁、遂使外夷之弭化、兵革休
息、幸寬將帥之勞、國祚底寧、將見室家之慶云云、
上自北兵深入、蔬食徒跣、焚香告天、至是百官入賀、
請復膳、凡十二表始從之、天驥見上、請貶爵不許、且
曰、不若是、無以謝三軍死亡之衆、遣中使至戰所、收
斂尸骸、仍設奠祭、寒食遣中使六人、於此兵所經殘
掠地方、分設魚肉酒炙、招魂奠醑、內出祭文、其略曰、
禁烟祭先、土俗所崇、凡爾子孫、以此為恭、乃今乏祀、

鬼哭陰風、惟予一人、致祭若此、痛恨填臆、其類有泚、
摹印頒行、讀者涕下、

丙申、詔求言略曰、朕以菲質、偶被推崇、欲革前朝之
廢政、期萬國以樂生、而兵難滋張、天災未已、今茲遠
退、尚慮包藏、凡保民固國之方、攘敵裕財之策、與朕
躬之闕失、吏治之乖違、可悉究言、無有隱避、右正言
單立敬上疏云、先朝致亂之由、在今已影響、不留、但
方今天時人事之不順、皆遺殃餘孽之所貽、陛下惟
當正心脩德、以祈上天之悔禍而已、時言者甚衆、皆
不出此、

四月策進士、聖問略曰、泰和荒急、群才不淑、兵革紛

攘文字亦息遂使四方之士懷才抱藝而不獲申或
陸沉于草野或奔仕於外境挺身寇盜甘與為謀仇
爾子大夫之至於廷皆忠義之良也是時進士凡一
百單三人皆升擢補官有甘于沿邊及臨漠潢大定府會
寧路就差使者皆優與秩職並從右僕射聶希古建
請也
是歲不稔自四月至六月不雨內出寶器圖畫文籍
付雜賣務及廣諭富民納粟補官時無富室迄無應
命惟陝西差稔河南高田種不入土獨齊魯下田有
收其西夏北國麥稻皆熟
九月北兵聲言入侵上憂之樞密院韓顯忠言北兵驟

至亦由朝廷不小順其意遂怙忿逞兇不已昨自先
朝遣會震世奕李固善一行續後不復修好今合遣使
以往彼不從然後與角天下皆知陛下非喜兵此一
策也聶希古高者年曰如此可保北人否忠曰臣亦
安能保之但今國力不支天灾流行財力俱乏行此
下策耳

十月乙亥遣兵部尚書完顏大聲使于北國見北國
將於陰山北大聲曰三大王父子是國叛臣逆子北
國何意與之為援今以北國有恩與其父子自當讓
其立國願不必更興舉兵北將地永斯堅曰我受北
天帝命以宗錦海陽安昌之北見歸我土順州以南

立三大王汝國保山東河南與南宋為隣我便不爭
大聲無以對越日拘大聲於其軍遂入侵日其受此
十一月、陷利州秦州、攻三韓、完顏天驥將兵七萬禦
之於三韓、聞利州陷、退保宋州、急遣報朝廷為備
二十二日、攻宋州、天驥上城、望黑旗滿野、前後不見
其際、舉兵大嘶、地為之震、

二十五日、用田單策、以火繫駱駝尾、奔其軍、北兵殊
不畏之、俟其倒取、以食焉、運三韓材木、立衝車雲梯
攻城、拆民屋堆壘于城下、引水沃之、天大雪、水之所
沃、冰亦隨結、城中擊以矢石、不能止、三鼓、北兵立於
冰水之上、城陷、天驥奔海陽、收拾潰散二千餘人、夜

行面皆裂、至昌平、遇神曜將援兵而來、天驥曰、汝輩
雖來何益、當歸衛京闕、我非不能死、但欲歸死於闕
前、闕後、以謝宗廟、是日、律明亦自神水道歸、凡三萬
士卒潰散、盡

時

十二月二日、北兵至昌平、南宋遣使臣余巖來聘、賀
正、聶希古請遣諭使回程、大興尹烏陵用章榜諭居
民、使自為計、內外大亂、老幼呼號、少尹張天和奏請
京城一十八門、仰隨方隅、因其便道、自門以出、凡永
順、東、義、寧、化、新興等縣、皆有城壁、許其容受、士民飢
凍死者相望、三日、左諫議大夫俞昌世請上避兵高
者、年曰、事已至此、惟有死守、一離京城、則北兵隨後

豈容我有駐足之所、
初忠獻王有志於都燕、因遠城宮闕、於內城外築四城、每城各三里、前後各一門、樓櫓池塹如邊城、每城之內、立倉廩甲仗庫、各穿複道與內城通、時陳王晤室將軍韓常夢宿皆笑其過計、忠獻曰、百年間當以吾言為信、及海陵賜王定都統營宮室、欲毀撤其城、瞿雀天祺曰、忠獻王是開國元勳、措置必有說、乃止、至是命京城富室遷入於東子城、百官家屬入南子城、宗室保西城、戚里保北城、各分守兵四千人、內城二萬人、凡市臺小民聽其奔走、
七日、北兵將騎至城下、完顏天驥遣小將金突通凡

殺三十餘人、去大興門三里、見煙塵漲天、金鼓動地、急奔回、是晚北兵營於城下、大興尹烏陵用章分命京畿諸將、毀在城橋梁、凡石悉運入四城、往來以船渡、運不及沉之於水、拆近四城民屋為薪、運之城中、凡有儲蓄、容其搬運入子城、門不許開、八日大雨、已而積雪、城皆冰、北兵乏食、一犬凡百餘人分食、天驥欲以兵劫其寨、律明不可、二人與聶希古建茗靴之計、

十一日、北兵攻南順門、破之、天驥拒馬於南柳街、縱其入、已半里、以槊禦之、於拒馬內、且縱火燒兩旁民屋、街狹、屋崩、倒北兵死傷甚衆、屯於南順門不退、

俟火熄乃進天驥戰死律明入守內城駕自巡城勞
軍

十四日北兵攻內東城拆民屋為樓車與城上相敵
東城使奎徽李思安等以長鎗束藁於火上焚之隨
毀隨立城中發大砲擊之北兵視砲所墜隨散隨合
十七日攻內南城甬道上國兵擊之金吾衛將軍柳
邕戰死北兵亦失一將及三百餘人

二十三日率眾攻內城四城兵皆逃自城上擊之北
兵失勢時大城中遺民不能去者為其嚼食無餘見
婦人肥美者必以獻之上將充食焉上寅夕跣足告
天永興王焚香於頂北兵以太廟為馬廐上望之慟

哭

二十八日遣東安王出使請和且以公主為婚北國
將地永斯堅許之且曰婚待俺白北天帝只是北兵遠
至豈可無犒勞欲得駱駝三萬疋羊五萬頭馬三萬
匹牛三萬頭永興王曰此非祐所專當奏皇上及晚
入禁城以木昇懸而入北兵欲射之有止之者既入
議于明陽殿翰林直學士張慶之曰不可彼方乏食
因我請和復得六畜以為食復留攻不去獨不見侯
景之攻梁武帝石頭米之事乎因命人諭翰林院取
通鑑以進聶希古曰不可無以塞其意上曰惟有金
繒耳翌日懸三百囊命東安王復往北將大怒舉繒

帛悉焚之。欲烹東安王已而。有骨婁黠斯者勸之。乃止。至午攻內城。益急發火。大砲擊碎西承天門樓屋。又壘木於下。復欲沃水為冰。完顏律明命城上縛大火炬數百。薰炙於上。且發播木擊之。北兵少却。營屯於城外。羶帳連綿。密如星布。望無邊際。人心大懼。三年壬申正月三日。河東總管統軍完顏及高陽帥臣陶未成德帥臣茹賁興各將兵入援。至易州。及又遣人使蒙國使襲其國。北兵攻城不得志。亦欲和。乃許和。以羊一萬遺之。北兵又請止援兵。高者年曰。此忠猷王幹離不二太子。嘗以此術慢南宋矣。國家自嘗為之。豈可復墮其計。乃報以援兵之來。此不及知。

徑路不通。何由可止。會北兵所虜將軍穆思順乘間走脫。至賁興軍。言北兵疲阻之狀。賁興與及木皆請速進軍。阻易水之上。

十一日。北兵退。取坤山興中路。以歸賁興等兵。敗其後。

十五日。內城及四子城門開。完顏及等見上。大哭。上亦泣曰。燕京自天會初。不罹兵革。殆將百年。僧寺道觀。內外園苑。百司廩府。室宇華盛。至是焚燬無遺。向非忠猷王有此先見成規。國不立矣。北兵歸至臨潢。復留別將攻興化。建永霸州。皆陷之。赤地千里。二月。北國遣其臣骨婁斯大魯來請婚。且欲割宗錦。

以北之地、聶希古欲以昭宗第三女順國公主嫁之、
割地之請不從、且許歲賂金帛三十萬、遣王良嗣報
聘、至陰山、見其主、良嗣致命、其國大臣地永斯堅聞
之大怒曰、我今秋引兵地與公主、皆有良嗣回已
四月、末程不曰、當此兵不得走、而歸藉令完顏及等三路援兵之力相擬、設伏在完顏殺使之軍輪、不遠便可其
後未而氣息奄奄、苟安旦夕以敵去為幸、使虜人繼恣汗漫、長驅被視、燕京一境、主完顏一業、原如虎口之強、
五月、天時大暑、復少雨、用春秋祈禱之制禮部侍郎太常卿杜昌世奏
請上郊天祭地、張慶之以為不可、昌世曰、國家非兵
弱將庸、但乏糧儲、為北兵所困、若得一歲稔、便可少
安、朝家祈雨、編後人望、今種麥多不主上親祀南郊、與地
祇合祭、先一日、祭太廟於大興殿、列祀開國勳臣、惟
忠猷王用太廟樂、完顏天穆、天驥皆預祭祀、命有司

定謚

十七日、連雨二十餘日、京師市巷蕭條、草莽蕭然、大
興尹烏陵用親課大興縣宰及千戶等、耕城外廢田
山東都轉運俞良喬、河北轉運廖恩、各運米五萬石
進京、兵民皆呼萬歲、吏部郎中黃中書少監邵文虎奏乞州縣立
力田科、秋初遣使行諸路、觀田之開墾、以為守令殿
最、參政王昌禹曰、此誠是也、但朝廷征行調發、使不
苦於食、兵方可耳、是歲小稔、然田之荒者、動至百餘
里、狐兔出沒、盜賊伏截、時呂濼淄之寇、則有楊安兒、
割據同華、河中府、則有劉伯林、太行山賊、凡數百眾、
陝西耀州、鄜州、黑燕飛虎、所在屯結、朝廷謀討之、張

慶之以為民未安業若用上國兵以平諸寇恐北兵
來不堪應敵若用僉兵止為寇餌無益也
九月上不豫上自即位無一日歡以外敵為憂寢食
俱廢鬚髮蒼然漸成臍疾至是寢劇永興王自祈禱
於恒山十月初稍瘳時北兵已動
十月五日自蒲興路取三韓騎兵二日已到順州朝
臣相顧不知為計烏陵用章樞密院完顏律明曰復用
往時規模張慶之同侍御史蕭立義力爭以為當避寇上不能
決聶希古高者年崇義曰避寇當素為行計今強敵已逼
順州旦夕且至一動足則內外紛潰若何收拾非萬
全策當如去年一力捍禦俟敵退然後定遷都之議

今中京形勢尚為壯猶可保守自燕以南皆是小壘到
大同府及中山府方可以守亦不如此見成規模用
章曰臣知北兵復來所以不令居民携妻挈子且令
附在諸縣多募強勇復正茲城守備百方構思但北兵
大舉志在必克守城尤須盡力非復去年可比前于
七月遣張汝弼諭西夏完顏叔良諭蒙皆厚齎金帛
昨叔良信報蒙極喜但叔良病未能回今當命大同
帥臣遣一官屬優與借官告急蒙國命永興節度帥
臣告急西夏事濟許其厚報北國必被其撓聶希古
曰用章言是也

八日、以用章為樞密使

正

用章請兼府事許之右衛

完顏律明、請且守大

城不可輕棄、令敵徑入守之不得、然後守子城內城、
用章與聶希古少尹張大和曰、不可、大興都城、汗漫
九十餘里、樓櫓棚架、是件皆無、如何去守、設或失利、
必當走入子城、倉皇急遽、如何得入、紀律必亂、敵若
踵至此危道也、不若從容養力、以俟其至、且堅閉大
城、俾之不可徑入、使其勞苦、我乃以逸待勞、憑高困
之、斯乃上策、眾以為然、
十月二十八日、北兵至城下、地永斯堅、屯仁王寺、骨
姜結贊屯大安山、乃劉仁恭時所築、不甚高、
十一月一日、攻順陽門、南順門四會門、門樓上以沸湯熱糞沃
之、北兵乍退乍進、結贊遣人自西門之北、拔木板城

以上一呼而前、黑旗馳走諸門、守兵皆潰、用章令開
苑城洞門納之、

二日、午後攻內城南角道、左三衛統軍李思安發播
木牛鼻砲擊之、敵死甚衆、
六日、北兵發民間所疊木植竹蘆等、皆疊於角道城
下、務與城平、欲前搏戰、思安等募人自龍遊池鑿地
道、以乾柿塗礮黃破絮蘸油間塞於所疊竹木之下、
八日、午、北兵登木堆、用衝車大鐵錐打城、火自下發、
眾皆驚走、斯堅遣將於夾城口、用大刀斫其眾、不許
退、焚死者甚衆、臭不可聞、聶希古請夜劫其寨、用章
曰、不可、劫寨須是退有可據、今敵據前南順門、去子

城九里萬一失利為敵所覺群起追逐開門納衆則敵亦乘間而入不納則是無故遣三四千人納之死地無益且損吾氣希古^大喜曰樞密所說皆是此社稷之福也宜白上帝以厚報用章曰人臣盡忠何報之有但強敵攻擊至於闕下此為吾輩媿耳張師顏謂聶相曰萬一敵退宜思大計不可頻頻僥倖是晚大雪國兵皆安北兵馳躍雪中

十四日雪霽三大王自潘州運乾蒸餅牛馬肉凡五十挽車北兵喜甚

十七日巳巳攻內城張瓊范忝自子^{城上}張用強弩射之用沸油發其體死者雖衆攻者不輟用大鐵鏡首濶

尺餘尾作長尖柄以大錐錐磚上踏之以上有登至半者李思安命兵士執^大大斧待其上^將待到者斫碎飛屍以下北兵以府第寺觀漆板壁門扇及窓榻疊為^高高木與城同高旁搭飛梯以升用章造^六大輪車上立兩柱橫貫巨木五丈餘橫長木城兵多墜死車行既驟北兵力托不能^止遂皆縮伏以俟木過而起用章令夜造搭橋次日用章以巨木裹之搭橋隨後北兵總伏勇士執大斧跨搭橋^至其上斫其背北兵大敗因奪木城折板壁以墜北兵百計攻城不克用章令隨方隅置廁兵人不得野溷廁溢煮之使沸以沃北兵凡所沾穢體皆生瘡不野溷則無臭穢疾病不生獨

柴薪漸乏，至拆絳霄殿、翠霄殿、瓊華閣，分結四城為薪。
二十五日，北兵漸退。
二十六日，無一騎在城上。范泰欲出兵追襲，永興王使白用章用章曰：「不可。北兵知我守此五城，共有十萬兵，若設伏於平地，猝起與戰，我兵必敗。多遣則守城之眾不敷，少遣適為敵擒，彼無故棄去，必是有巧計。」第少忍之。次日早，忽金鼓震響，馳馬探之，乃前隊引去，以精兵伏於仁王寺、大安山、東翠園。皇興觀俟我追兵出城夾擊之，因復攻城。眾乃服用章之言，智。
十二月二日，北兵屯順州，順守出城，一城老幼盡殺。

之，凡半月餘，始自古松越龍漠以北而歸國。

北兵至紫金山關，距燕京五十里，幸未復圍燕京。

四年癸酉八月，北兵徇河北河東、山東諸郡，田薄燕

京，環城下寨。是時北兵勢盛，所將降人梅伯遇、劉伯

漢

林同，從軍四十六都統及大項兵馬分三路攻取河

北河東、山東諸郡。其時中原諸路之兵皆往山後一

帶防遏，城中無兵可守。悉僉鄉民為兵，上城守禦。北

兵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遙相呼認，由是人無

固志。所至郡邑皆下，惟真定、大名、青鄆、邳海、沃、順、通

州有兵堅守，北兵不能破。北兵又約南宋交攻。

十一月，燕京乏糧，上復遣使請和。北兵索犒軍金帛、

牛羊、駝馬等物，上皆從之。北兵歸，若庸關盡驅兩河

少壯十餘萬而去北兵既退上喜甚以手叩天對群
臣曰不圖今日再得再見未幾舊疾復作
十二月四日淄王允懷自磁隄引勤王之兵三萬至
城下入見而泣上已不能言至晚始蘇會大同帥臣
鮮士政奏言奉詔之次日即遣同知金伯野借郎中
使蒙國且許犒以金帛二十萬元興言北兵雖退秋
必復來四民俱廢國何以立宜少順其意或許以婚
或賂以財且大臣欲以金帛與蒙未見其益不與北
國立見其害付都堂議其可否左諫議大夫穆次仁
言禦敵必原其意然後始有屈伸今北國樹立大辯
之餘孽欲有我河北河東幽燕之地自欲得我遼陽

上京會同臨潢等路北國之所欲者吾土地事以珠
玉金帛事以子女皆不得免將見使者日至其國而
彼不得其欲此志不厭以此計較徒費玉帛子女而
彼惟欲滅吾國我雖賂之無益蒙國隔在北國西夏
之傍彼欲吾地則有北國以為之隔惟使金帛悅之
可以結其心彼既樂從便當為我以擾北國少舒國
患眾以為然續聞北兵之退歸蒙人攻其西部是賡
完顏叔良歸所言之事皆如其所陳

五年甲戌正月八日上疾大漸諸大臣入問安上曰
惟願早病裏去荷公等不死于兵知荷知荷是夕晏
駕翌早樞密院完顏守烏陵用章宣遺詔且令速葬

仍以國家多難山陵痛加節約上在位五年寬仁恭
儉力矯前弊雖曰善政未及脩立天下無不憐之是
日百官議所立用章曰淄王乃世宗第八子功勳夙
立容止可觀請眾立之於是奉迎以入王辭讓久之
乃從立為皇太弟十日昧爽淄王允懷即皇帝位
二十八日知大名府余崇義奏曰生民薄佑大行遺
棄萬國遺詔所逮民皆感哭伏思太宗即忠獻王定
鼎中京已及百年變通之理不可蹈常自大興之末
災變薦臻七年之間三有大變北國獨熾三次圍
城雖人事之未脩亦天數之否運盤庚以河患猶且
遷亳况今外敵若此如燕中王公士民戀本重遷畏

聞移徙臣恐為社稷之憂非細故也一二年來僥倖
以今思之迹已盡危豈可為常計大且福不再如臣言
可來行乞行下大名容臣治辦山陵後即乞大駕光臨
有旨集議於明陽殿嗣慶王琮嗣安王伸謂燕京規
模壯大不可輕遷完顏宇烏陵用章張慶之葛安民
曰昔忠獻王佐輔太宗既滅遼平宋欲建上京以龍
朔上國為根本以遼陽長春會寧等路為北畿以河
北為東畿故於大興稱中京以會同為北京以黃龍
為上京以中山府為南路應接根本東西南北道里
適均慮南宋有取河南山東之心每視之為度外去
來之物凡河南財物貢賦悉儲於大名山東之貢賦

忠運之於鎮州、臨終付囑於忠烈王及諸大臣、蓋以
南宋為慮、及廢劉豫、又以其地歸之於宋、此忠烈王
欲誘以鐵宋兵、為取江南計也、謀既不濟、乃復取之
故當以時控壓中外、莫過於中京、今上國及古長城
外之地、已皆陷失、彼乃眾大之勢、尚復泥古而不知
變通、余崇義遷都之奏是也、但大名不知何如、更議
定之、嗣安王伸曰、昔太祖與宋夾攻耶律、約事定之
後、以燕京歸宋、耶律既滅、太祖便令如約、忠獻王愛
其山川廣袤、風俗堅悍、力勸自取、太祖微服以往、歸
謂忠獻曰、燕真好真好、但我不欲失言、我死後、汝輩
自取之、今舍之而去、是失燕京也、張慶之曰、與其失

社稷、孰若失燕京、伸無以應、完顏律明曰、他處不知
何如、中京斷不可留、聶希古曰、今河東有太原、河北
有成懷、中山有大名、山東有東平、河南有汴京、有洛
陽、陝西有永興、惟此八處、皆古帝都、太原地、晉民迫
近西夏、成懷東平、亦非久計、永興西迫夏、南迫蜀、汴
京洛陽近宋、皆不如大名、得兩河之中、聞余崇義尊
理、甚有規模、亦可保持、嗣慶王琮曰、今棄燕京而去、
祖宗山陵盡在北地、若有殘壞、公等何面目以事子
孫、張慶之曰、太祖葬長白山、今已隔絕、盧龍諸陵、若
使邊鎮得人、亦是無患、為人子孫、以不墜宗祀為本、
若北京未靖、燕京必危、血食尚可憂、况陵寢耶、中書

舍人孫大鼎曰中京即不可遷亦須暫避時遷以俟敵勢衰怯然後還都但國人多苦熱謂河南暑毒可畏耳慶之曰極北苦寒極南苦熱惟河南北得寒熱之中煬王既都燕京以親王宗室上國人畏暑每到二月末遣歸始興潘州龍漠迺夏至八月回京自大辯與北兵攻陷上國二十年來不往避暑亦不聞有病熱死者忠烈王既復取河南欲遷上國人居於梁宋齊魯時皆以為為不便及煬王喪還世宗初立山東河南北人結集起兵請援南宋世宗始令上國人築土室以居河南北以若南北人居上國矣今七十年已亦不聞上國人以河南為不可居者此小節耳豈可妨大計議論久不决

五月癸德宗於福寧陵虞主返上迎泣過悲侍讀高宗直曰陛下宜少寬聖情在禮不過始接三舉已至并爵酌四舉耳上曰不然卿獨不見諸公近日議論乎陵寢宗廟自茲益遠宗直亦泣下知永軍與大行臺御史大夫卽纂奏曰聞崇義奏乞遷都俟山陵已後當有定議今盛夏無幾秋風漸近遷國大事敢一歲而圖之恐北兵既一來噬臍無及

十八日虞祭自南此令一旦示十九日詔曰國有大事謀貴僉同我太祖效太王之興岐居龍朔以有天下忠獻維周公之卜洛宅中京以朝諸侯頃歲多虞兵灾未已臣隣思久遠之計國

人懷固本之思益合各進言以圖長策是日集議于秘
書省嗣王二人既承詔皆無語樞密承旨完顏宗魯首曰
盤庚遷亳不可效襲平王遷洛愈見衰微我國家以
雄強戰鬪奄有南北今一旦示弱遠投梁魏以此禦
敵恐其不然古人有言我能往寇亦能往立國燕峻之亂
人皆欲遷會稽豫章而王導不聽迄能百年後今見北
人有畫河之議欲自燕而南遷捨河北以厭北人之
欲以河南山東為國家之久計臣恐不然不若以宗
廟社稷為重君臣上下竭力死守得勝勢則因機興
復否則固保京都以轉輸中原使中外猶知我為雄強之國臣以
為有中京則有河之南北無中京則河北不可保河

南其能獨立乎時烏陵用章以再保京城有功人多
附之意謂有人則中京不必動聶希古中不能平曰
諸君各思為社稷計勿懷已私徒費口舌辨用章本無
他意直前言曰中京當遷已無可議今惟議所遷之
地可也兼中書舍人秘書監俞憲之著作即雍迪曰樞密之言是
也太原地瘠復近北國與西夏中山猶燕京也永興東
平皆不可惟大名洛陽汴京可耳惟上所擇泰政費
欽曰汴京為四通八達之衝梁宋地平趙氏居之至
宣和而事體可見然彼所以居者資給東南六路漕
運今我何仰不若洛陽為天下中猶有險固可守聶
希古曰洛陽不如永興汴京不如洛陽洛陽誠可都

也。但洛陽宮殿廢壞地皆荒蕪。若一旦脩造則國力不支。若因仍則不非帝王之都。汴都宮闕自正隆主繕修之後。今猶堅完。氣勢猶壯。據宜居之宜。惟汴京為可侍。即李迪曰。國初不以河南為慮。忠烈王忠獻王常視為去來之物。蕪迫近南宋。亦不宜居。直學士院孫大鼎曰。太宗平宋。以康王在南。知人有故國之思。每切慮之。豈是不要耶。今日之事。固已久矣。都之何疑。宋之用事。非有不大志。彼云以韓侂胄為戒。誰敢議此。况吾國兵較北兵誠不如。較宋則制之有餘。力不希。古曰。眾議紛紜。各相矛盾。自晨至晡。尚猶未決。惟定都於汴。眾皆以李迪之言為然。

翌日孫大鼎疏曰。古今殊時。事勢亦異。論事不如論意。知其意則事可知。竊惟太宗命忠獻王及莊武二太子伐宋。初至汴京。而回忠獻再往。極其智巧。脅之以威。誘之以術。夕慮朝行。謹謀終謹始。考其說大略有三。汴京既克。不忍肆威。誘之使至。始行廢奪。凡其子弟群從。布置耳目。搜戮錄無遺。懼顛木之由蘖。終將為國之害。不思康王在於河北。大軍既返。宋號復興。天時方暑。未可回輟。秋風稍勁。忠獻王以三千騎由山東直趨淮甸。至揚州。垂得而復失。續遣四太子越江。窮追於海隅。以乘桴而不及。勝敗相當。此勢其一也。宋既有主。兵變未已。汴洛陝西是其故墟。忠獻懼急取。

則百姓難諳於政化、先立張楚、次立劉齊、復樹靖康、若果爭必取則君使其兄弟相為禁持、則南自弱、請未盡行、忠烈當魏令而宋國銳意為取江南之計、歸三京以誘其將、兵於平地、彼守河則江必虛、彼不河、則是我嘗歸之、彼自委棄、在遺民當自歸曲於其主、此其二也。天會八年冬、諸大臣會於黑龍江之柳林、陳王悟室、憂宋氏之再興、其臣如張浚、趙鼎、則志在復仇、岳飛韓世忠、吳玠、則習知兵事、既不可以威服、復搆怨之已深、勢難先屈、欲誘以從陰、縱秦檜以歸、一如忠獻王之所料、及誅其喜廢事、貪功之將相、始定南疆北界之區畫、然後方成和議、確定誓書、凡山東、河淮、北之民、多流寓於江南、及杜

充張忠彥之家屬、悉令發還、蓋懼在南者思歸、或在北者或思歸南鼓扇搖惑、易以生隙、務令斷絕、始無後患、此其三也。此三者、堅密深遠、百年賴之、謂先朝視河南為度外、去來、之豈不厚、詎於先忠獻、蓋不都中京、則故遠之地難定、不深於防衛、河南秦洛、則河北、陝西之地難保。今中京之規模既安、惟當經畫兩河、猶不失於曹魏元魏之時、抑又聞隣於强者難為功、隣於弱者易為力。聶希古讀疏上前、已漏下七刻、上曰、當如何。烏陵用章曰、朝臣謂北兵雖熾、若以戰力守中京、則河南北皆為臂指之用、是護胸膈以保心腹、若舍而去之、我往敵亦至、食疽浸滋、所損愈甚。此一說也。大臣謂兵

凶器戰危事萬一失利社稷可憂若有不虞百年莫贖不若避寇以圖萬全亦一說也二說各有利害惟聖意決擇希古正色曰今日之議正要臣等與陛下裁斷決擇若用章兩可之說殆未知其意向昔二太子到汴不克而歸次年忠獻王傾衆之南至中山府夜召郭藥師耶律乾忠獻以筋條三策謂宋帝若率其至要親屬或毒走荆襄或渡江南此上策也揀汰老弱集精兵委棄羅耶堅守內城此可待四方之援兵此中策也優游不決分守大城此為下策必成禽耳復遣一將屯睢陽以遏東南之援郭藥師曰我在南宋二三年備見其事朝臣皆是書生自分黨與相

為好勝是者未必服末是者背後竊笑而未必爭彼豈能有意國家少帝復無英斷惟人言所惑及克汴京皆如所料臣嘗憐之不謂大朝今日有此今日說遷明日說住北兵已來那時莫道宰相不先定策畫耳因下殿再拜求罷上令內侍扶上用章曰聖駕一面遷動臣等自當死守故京此何不可但恐聖駕所在他亦來爾希古曰臣豈不知之恨兵弱不贖使北兵至此當思萬全之策不可僥倖上曰卿等且退朕今夕思之明日斷着分處遂退御膳罷上詣蓬萊院觀音祠燒香過凝碧池池南有二狐相携而行逐之各登樹而走內侍言近日甚多有戲舞於宣華殿階

之上下者上拊髀曰怪惟變如此不去可乎時宮殿妖
異皆此類明日以此諭宰執希古袖出勅命乞降詔
令大名帥余崇義汴京留守完顏成章轉運向琬各
裝備修內合用物色令河北四路計度車夫人馬上
感額許可之
六月上京路帥臣盧之邵奏言北兵昨嘗陷復州執
去同知趙子宣陷順州執督運大使張元應今二人
偶得脫歸已在臣州治乞賜進止希聶古烏陵用章合
奏令發遣來欲知彼事凡四日二人乘驛至希古奏
先與執政聚問於都堂二人言北人自知深入雖為
上國之害然亦不甚得利息欲明割疆界使之據定

保守歲賂幾何各得無事三大王亦不在他意裡但
得約定則和旦夕須有專使者用章曰二公聞得耶豈
他用事人自與說耶元應曰某在彼稍聞散聽得人
如此說翌日令二人各於河北諸州權請同知正員
俸給聽候差除

八月二十二日北國遣東部副大人左尚書地永紇
烈與掌記侍即完顏天駟來其國書略曰北天國相
都大人地永贊致書於大金丞相左立國以信
信生于誠我黑黔北天帝受先北天帝遺旨保佑愛
王文子連年與之出兵近跡觀之完顏雄所立大無
意勢如灰如稿不能有國與之構怨何為何為昨者

貴朝自完顏大聲歸後絕不再遣欲說誠實阻隔無由今宜無警無慮一切如初犒勞和好貴朝自詳酌議之其數見報別立誓盟青兒皮千片黃駿段千端馬十疋火泥布百端為貴朝獻宜白大金皇帝收留二使至遣中書省門下省都檢詳葛高年樞密直學士都士雅館之伴

九月一日上坐承安殿召宰執議用章慶之曰和可許不可恃希古曰然則今不可却彼以好意來但允從之何妨張慶之曰豈可信和自許都自遷兵備自修若信其言和畢而事事皆廢坐以待斃此趙家二帝所以為我擒也上曰先朝於趙家亦太甚矣用章

曰當其盛時寧惜及此不如此無以見建大業

初二日遣諭北使頗如所約止許以前州郡則陷失州郡為

界歲賂牛馬羊各二萬銀絹二十萬仍命大臣聶希古

古等作書以答北國其略曰大金國相大臣聶希古

等謹致書於北天帝國相左右親仁善隣國之寶也

聖經所訓敢不敬歎由是貴國因皇天悔禍念赤子

之流離遠示悔函許通和好覽所言之來意敢詳酌

以陳誠但自今以前已陷沒之地誠城池悉歸北界

惟見存之州郡皆屬本朝封域如斯永為定制子孫

相襲久遠遵承仍歲備牛羊馬匹各二萬銀絹二十

萬兩絹二十萬疋以供貴國之需倘沐允從續當誓約黃金帶二

白玉帶一、金花酒器十事、銀花器四百事、綾綺百端、綵絹千疋、用置回蓬、宜白北天帝受之。

北使既去，有旨趙子宣張元應並召還。子宣除直昭文館，元應總天駟飛龍十七監，勅已出，權給事中兼知制誥孫大鼎封還錄黃，奏言多事之世，士無常守，外順內逆，惟利所在，子宣元應之歸，朝廷以其言遣使，遂以為誠，臣深疑之。自天統之中，至今三十年，北兵陷執官吏，不知其幾多，不知其存亡，傳聞戮辱囚苦，皆自求死，獨此二人，忽然逃歸，情態張皇，氣貌不改，恐未必非敵之間。古事臣不必言，謹按國史所載，天會元年冬，諸大臣慮南宋君臣之刻苦於復仇，思

有以止之，而勢難於自屈。魯王曰：惟遣彼臣先歸，設為空脇，而使其臣順遵之，我佯不從而勉強以聽，或可以定。忠獻王曰：誰可使者？忠烈曰：惟張孝仁可。忠獻曰：我兵初到太原，孝仁見霍安國之死，便來迎降。既得太原，一鼓渡河，取洛陽、圍大梁，皆由先取河東。彼處誰不怒之？遣去如何得志？此事在我心，三年矣。只有一秦檜可用。檜初來說趙氏得人心，必將有所推立，說張邦昌不為人服，雖立何濟，不及半年，其言皆驗。我喜其人置之軍中，試之以事，外拒而中委曲，順從間語以利害，而檜終始言南自南、北自北，因說許某處着手時，只依這規模分別。今只用兵南亦未

必終弱。若縱之歸國，彼素喜^其慷慨說事，必是得志。惟此人可濟吾事，更須恩結其心。終皆莫辨，共言南臣南人。黷旅秦檜獨溫足一朝資以金寶，駕以海舟，挾挈而去。恐未^可信。韓常懼南有疑，而忠獻不聽。至彼大得柄，權刃而所謀始行。順昌之戰，劉錡欲徑進而召劉錡。商號之戰，岳飛欲徑進而召岳飛。終於殺岳飛，廢韓世忠，張浚貶趙鼎，而南北之勢定。今歲此行，無顧後之憂，可見逃人歸國不可不細查其來歷，關係國家之興廢不小。上不從。

大昂拜泣慟上亦揮淚三衛近從皆流涕昂復欲
前送有旨令速回始辭去且言事有便宜許臣自施
行續次以聞許之至趙田河涿州進頓食凡二千舉
上令分賜

二十九日至易州一宿遂行至滄京中山府守臣鄭
之紹迎駕

十月五日幸中山府舍之紹空諸寺觀區處有條至
者如歸民亦安堵是晚完顏昌奏北兵將騎已出入
界上昌一力捍禦乞早行幸大名府庶得中山之兵
協力拒敵詔太原帥臣完顏真出兵與嵐代兵成飛
狐口防北兵自燕山府間道趨河東也

六日駕起中山日行五十里至沃州大名帥臣余崇
義遣其子士表及同知張居來迎駕將及相臺百里
崇義至拜伏道左具言備位大臣使鑾輿至此死不
贖罪遂幸大名府舍是夕雨寒軍人爭薪草撤民屋

洵：喧呼用章親至慰撫崇義令鞭管事人於銅雀街計人分給內外皆定崇義張慶之與直學士院完顏叔靖直學士院宗明登銅雀臺飲酒賦詩為御史李彪所彈各罰金是夕除兵部侍郎穆日華知大名府八日有旨令張師顏等分別文籍書畫圖史彙冊古器並如舊制是日汴京吏民指所乘車曰恰好去五十年誰知又歸在世耶其間士民見上儀從不整為之泣下者

十一日鎖院聶希古遷太傅魏國公余崇義遷太保鄭國公烏陵用章遷太尉衛國公張慶之遷特進濮陽郡公其餘各加恩秩自駕發燕京至汴前後詔諾

皆孫大昂盧之憲二人為之是夕草制罷共宿玉堂翌早奉以瑞體雄孫孝孫戲之曰聞說有潤筆不罰金者

按初忠獻王初軍欲頌太宗都燕京曰天監都世材精於天文地理凡忠臣改世遂宋五携以行而官以驗常得燕京土塔山遠水泉不涸可以守雖以文治孫祖道兵戈南征此討此地保可居也款守成修飾礼文福記必作

又太祖年遙云為派汁水流以年易過又休兩家都好住前及後皆言及此建將遷其言皆驗平澤王天後上書言市庄石與國家者有妻更而公慎勅庶可為慮及此

多土氣耗竭物極而衰惟變則回願順天地之心延宗社端由此推遷初皆前此歎天流雨于南還銀五千餘年歲之家雖至正而中城墮伍兵火家藏一書也乃陳亦以此銀保為灰焚其書不長後成春仲移家湖西思於腐紙中以其舊抄本紙行抄字將滅矣於此後寫成帙以供老眼披閱後子知好書紙以筆世輕擲曾有滿梅隱賦

元玠初冠時與張升之相結忘年交一日偕孫伯玉訪烏升之幅巾出迎因談宋金廢
興顛末少為焚香啜茗且僕過午出書一編籤名曰遷銘張仲頴所紀金國南遷
始末事此升之曰此大金秘書省文字我家祖父之所傳也元玠欣然閱之於是惡假
抵舍秉筆錄之以為實玩後因金國志刊行以此書較之於頴同而其君年號俱各
殊若未嘗其抄杜川元玠嘗見推之想時當南遷張公之親隨乘輿於夕批
筆而其所紀之書豈有汗襟金志二本奉國史中於南官通宋一書其末或有
誤焉未可知也此元玠之言 今其書亦仍如古博雅君子覽其國書考其註
誤改而已之謂斯錄一書也



